

父亲说“谢谢”

□仪征 张正

抱父亲在床边坐稳,为他扣好衣扣,我左手托着他的后背,右手搂住他的两腿,把他在床上轻轻放下,又托起他的后脑勺,把他的枕头整理了一下,尽可能让他躺得舒适些。

我故意粗着喉咙对他说:“让你自己走,你不走,以后洗澡我就这样抱着你。抱着你,是不是很舒服?”

被我拦腰抱起,先从床上抱进卫生间,坐着洗完澡,再从卫生间抱回床上,我不相信父亲很舒服。我有力的两条胳膊,他一百六十多斤的体重,我可能勒得他有点痛,有点胸闷,被我抱紧的那一刻,他会“啊哇”“啊哇”地怪叫。

出人意料,父亲咧开嘴,望我笑了,孩童一样纯净的笑,同时,清晰地吐出两个字:“谢谢!”

在一旁的母亲和我都被逗笑起来,“还‘谢谢’呢!”母亲说。我又有点鼻子发酸,哭笑不得地感觉,“谢谢”,多么难得的两个字。

父亲脑坏死、瘫痪在床已有五六六年,他的智力,目前连一两岁的小孩子都不如,别人跟他说什么,他都木木地瞅向一边,几乎没有反应。尽管这样,每周回乡下老家为

他洗澡,我都尽可能多地陪他说几句话,虽然我和他说的都是最简单的内容:“吃过了没有?饿不饿?”“马上帮你洗澡,好不好?”“哪里痒?自己抓破了,疼不疼?”……虽然他大多时候面无表情,一言不发,我像在自言自语,但只要他咕嘟着吐出一两个字,我就非常开心,他说的无非是“吃了”“不饿”“不痒”“不疼”“好”……有时也摇头。他摇头,未必表达否定的意思,神志不清了。他只能说简单的一两个音节的字词,即使这样,也足以满足我们父子之间的交流。

从陪护他、帮助他洗澡,到搀扶他洗澡,到拖着他、架着他洗澡,再到眼下,他的双腿已支撑不住身子,不得不抱着他去洗澡,父亲是一步步衰老成这样的。我知道,这还不是最坏的一个阶段,很快,他可能连坐也坐不住,我必须思考如何应对这个状况,他越来越僵直的身体已让我感觉到这一天不会太遥远。

86岁的父亲,有初小文化,在他这个年龄的农村人中,非常少见,他健康时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,用我们这里的话说,他喜欢“说噱”——说引人发笑的冷话。现

在,他跟他的儿子说“谢谢”,我相信,一方面,他是真心的,他在感谢我为他打理个人卫生,另一方面,他骨子里的幽默感还活跃着,尽管他的这一出,笑得我们心酸酸的。

清明时节我去祭扫祖坟,看到墓碑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,他们都曾经和父亲一起,光着粗糙的脚板,打着响亮的号子,在崎岖狭窄的田埂上踏出一路尘土,担粪、挑把、送粮,在农村大集体劳动中披星戴月,被生活的重担追着跑。我也看到了这些坟头长成丈余高的构树、乌桕,枝叶繁茂。而我的父亲,还在对他的儿子说“谢谢”,熟悉父亲的人,包括埋在土里的人,如果听见了,都会禁不住爆笑的:“老张,你跟儿子还这么客气!”

冬日的阳光虽然明媚,却失去了之前的灼热,父亲像枝头那最后一片黄叶,顽强地坚守在寒风中,孤零零的,拒绝飘落。

父亲是幸福的。父亲在,我也是幸福的。“来,抱!”向父亲张开手臂的那一刻,我相信,许多许多年前,父亲也一定是这样招呼我的。

雪不美才美

□湖北监利 代义国

这里,雪飞了一上午,地无划痕。

家乡,雪落了一小会儿,银装素裹。

期盼着,这里冬日的第一场雪终于飘了起来。只是人们的呼喊声太大,惊动了寒风。

寒风桎梏了我的双手,无法动弹,待它一点点将其染成酱紫,伸进脖颈都无济于事,我蜷缩身子,把脸埋进衣领,任寒风将发丝撩拨得蓬乱。雪还未来得及触碰地面,就被寒风吹散了姿态,赶回空中,循环肆虐,连个落脚处都没有。

朋友发来一组家乡雪的照片。几片鹅毛般的雪花零星点缀在空旷的天空,缓缓地打着圈儿下落。

松软的雪吸尽了一切杂音,整个世界万籁俱寂。心顿时暖了许多,静了许多,回复了朋友一个大大的笑脸,并附上一句:“果然还是故乡的雪美,下在地上,融在心里。”思念的藤蔓细密缠绕,不留一丝缝隙,不知尽头在哪里,也许在无人的梦里。那些景那些人,都掉进了回忆的流年,埋在了羁旅行役人的心里。

冬天是埋藏感情的季节。大多数人都爱雪,爱它漫天飞舞的美丽,爱它的素净洁白,爱它自然本真的流露,爱雪后清爽宜人的空气,不掺一点杂质。人们忘了,经历了寒冷才有飘雪的天地。雪,成了寒夜人的希望,它的纯白

可以穿透黑夜,洞悉一切。

我常想,为何当外面冷风呼啸、人们窝在室内烤火时,雪才猝不及防,悠悠飘落?仅仅是给人们惊喜吗?我想不出答案,只好将整个身子缩进被窝,同所有冬天的人们一样,享受那片刻的温暖。直至黑夜消失殆尽,梦落晨风,慵懒起身,拉开厚重的门帘,眼睛被满世界的白刺到时,忽然明了,雪是压抑已久的释放,毫无保留地,连同那从未让人看过的内心。

寒风仍在呼啸,一颗颗细碎如珠的雪真的不美,当它渐渐停下,零星飘落,留下白纸般的世界时,那本真的释放却又美得惊心动魄。心豁然明亮,雪不美才美。

食物的慰藉

□浙江杭州 桑飞月

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,人们除了储备药品外,黄桃罐头火了。有天我发现门口竟有两瓶黄桃罐头,不禁哑然失笑。问了问我一朋友,果然是她送的。

黄桃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?这当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药效,而是在某些时候,是一种慰藉食物。即通过食用自己喜爱的食物,而达到心理上的一种暗示作用。

罐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送人礼物。其便于保存,得到这礼物的人家,通常也只会相对特殊的情况下才拿出来吃。什么时候最特殊最划算呢?小孩生病发烧胃口不好时。黄桃罐头是小孩们的心头好,其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容易吊人胃口,吃下去,人就有了精神,身体机能也便随之增强,继而也便能把病毒战胜了。此外就是黄桃里面含有一定的维C,对退烧有着一定的协助作用,不过它最

重要的作用是慰藉。

那为什么还非要黄桃罐头而不是雪梨或橘子罐头呢?因为“桃”同“逃”谐音,大家希望吃了黄桃罐头能从疾病那里逃脱。

关于罐头,我也有一些甜蜜的记忆,但并不是和生病有关。

小时候,家里时不时地会有亲戚送来的罐头,雪梨的、橘子的、黄桃的……想吃时,妈妈就会拿一瓶来打开。罐头盖子是铁的,里面有道橡皮圈。印象中,它很难打开。没有合适的工具,妈妈用螺丝刀撬很久也撬不开。把我们急得,对甜蜜的期待膨胀再膨胀。最后,盖子终于打开了,每人分上一两块,很快就吃没了,让人总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而正是这种意犹未尽,让我们会想起它的好,像初恋。

长大后,对甜的食物有了新的认识,以至于在超市遇到罐头,也不想买了,同时也感到它有些过

时。然而,人一旦处于无奈之境,比如面对新冠带来的高烧与无力时,就会想起它。由此可见,对于最喜欢的事物,人是经常将其埋在心底的,而且这种喜欢,是由衷的,交织着浓密的情感。情感不会骗人。情感,也永远不会过时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慰藉食物,有人是木莲冻,有人是黄桃罐头……于我,则是炒青菜,无论是生菜还是红薯梗,只要是绿色的,都用。用生姜、蒜泥、红米椒炆锅,加一丁点儿酱油,炒得熟一些,就着它,我再难受也能吃得下米饭后。有次感冒了,胃口差,不会做饭的先生带我去了一家高档餐厅,结果,我还是只吃得下自己点的那盘蒜泥生菜。

人的胃口在最困难的时候,需要的不是山珍海味,而是心头小菜。人也一样,与这个世界相处久了之后,你才会知道什么是人间浮华,什么是至亲至爱。

冬至

□天津 刘士帅

日短夜长的冬日,天刚蒙蒙亮。我正在梦里喊妈妈,一睁眼,是哥在唤我起床。

早饭例照是玉米粥、老咸菜,我吃一碗,哥吃一碗。吃罢早饭,我和哥背起书包去上学。我在村小上一年级,哥在镇中上初一。我走路,哥骑车。

昏暗的灯火里飘着丝丝缕缕的炊烟,像嘴里呼出的“哈气”,有暖暖的思念。我一边朝学校方向走,一边想妈妈——远方的姥姥病了,妈放心不下,捧着老姨的来信,妈犹豫半天,还是决定回趟娘家。妈临走时,蒸了四锅馒头,哥数了数,总共36个。妈把馒头装好了,嘱咐哥每顿饭热两个。哥比我懂事,努力点点头。我不听话,非要跟妈回姥姥家。妈把我搂在怀里,轻声哄我:“乖,好好上学,等馒头吃完了,妈就回来了。”

妈蒸的馒头个儿大,午饭和晚饭,我和哥各吃一个,要9天才能吃完。每天晚饭后,我习惯去翻日历,边翻日历边数着妈回家的日子,盼着妈能提早回来。可馒头被我和哥越吃越少,妈却始终没回来。我想妈,却不敢跟老师说,更不敢跟同学说。妈去姥姥家,除了我和哥,谁都不知道。妈说,只要不跟别人说,就没人知道妈没在家,我和哥睡觉前锁好门,哥都上初中了,可以保护我,什么都不用怕。

夜里北风呼啸,我躺在土炕上,夜怕我冷,让我睡炕头,身上总是暖烘烘的。偶尔一声犬吠,伴着风声飘得更远,更凄厉。夜黑得似墨,我不敢睁眼。我睡不着,想妈,馒头我快吃腻了,好想吃饺子,吃包子……

周六傍晚,我先放的学。到了家门口,我拿钥匙开了门。馒头还有8个。那说明,妈还有两天就要回来了。我好想妈。进了屋,炉火闷着,屋子有些冷。我坐在炉火边,边背书,边等哥,边想妈。左邻右舍传来叮叮当当剁馅的声音,那声音遥远而又真切,刺痛了我的耳

飞蛾

□山东淄博 丁国超

打开台灯,继续攻读林清玄的“菩提十书”系列。

刚读完新序,一只飞蛾便跌跌撞撞地飞进了视野。先是落到了书页上,我莞尔一笑,想着这只飞蛾必是一只求知上进的飞蛾,不自觉地盯起了它,猜想它会在哪些字里行间留恋。然,飞蛾只做了短暂停留,便扑闪着灰色的翅膀,朝着台灯的光亮径直飞去。

看着它围着灯光若即若离,自是出神了许久。一只飞蛾,义无反顾地扑向光亮,这是它的使命,更是它的执着。怎奈灯光太刺眼,我不得已重新回归书页,继续看书。此时,飞蛾不断撞向台灯,投下的影子,轻盈地落到了书页上,形成了一个浅灰色的印记,宛若蝴蝶般游走在文字中央。再看这

些文字时,仿佛立刻有了生命的

活力,与飞蛾的影子在书页上嬉戏玩耍,共同诠释着生活的智慧与真谛。我在灯下看书,亦在灯下,看着一只飞蛾,扑向光亮的一生。不忍心它继续撞向台灯,果断熄灯,直至看着它飞出窗外。

林清玄说:生活是苦难的,生命是无常的,但即使是最苦的时候,都能看见晚霞的美丽;最艰难的日子,都能感受天空的蔚蓝与海洋的辽阔。纵是最无常的历程,小草依然翠绿,霜叶还是嫣红。

生活会有失意、彷徨与困顿,但请不要执着于当下的境遇,不要忘了,生活除此之外,还有晚霞清风,还有山岗明月,还有无数温暖的守候……

忽然发现,那天的日历上写着——今日冬至……

许多年后的今天,妈早早去了天堂,我和哥天各一方。每到冬至,煮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,成了我一成不变的习惯。那碗饺子里,藏着乡愁,藏着思念,也藏着永远回不去的童年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2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